

金文通公集

金文通公集卷之二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同升錄序

順治乙未會試錄序

戊子兩浙貢士同年姓氏錄序

成均語錄序

周夔初先生撫東奏疏序

大中丞韓公奏議序

自知錄序

金華遊記序

吳羽三行稿序

丁飛濤行稿序

王氏家譜序

木香張氏族譜序

乾坤法象序

蘇州大守吳瑤如公祖去思詩文集序

金文通公集卷之二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同升錄序

上御極之五年秋七月十四日辰時內三院吏部欽奉
聖諭陳名夏升吏部尚書謝啓光升戶部尚書李若琳
升禮部尚書劉餘祐升兵部尚書党崇雅升刑部尚
書金之俊升工部尚書徐起元升都察院左都御史

該衙門知道。欽此。諸臣不敢例辭。各祇遵謝。

恩受事訖。因退而嘆曰。我儕待罪卿貳。數載于茲。不過謹守繩墨。奉行故事而已。揆之職守。未有寸補。宜從幽黜之典。忽荷顯擢之恩。俾疎遠舊臣。獲隨展土。開疆攀鱗。附翼之宗。親勲舊。並列正卿。渥哉。

君恩也。宜有以紀之。爰視同年同咨例。梓云同升錄。錄成而臣之俊。謹拜手爲之序曰。漢官之得爲正卿。乃自諸臣而始乎。不勝感尤。不勝懼也。嘗攷之周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地官大司徒之職。

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夏官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冬官之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工是其一焉。御史臺掌贊書而授法令。歷代因之。異其名。不異其職。凡邦國之有未靖。與法令之有未行。則均無所辭咎焉。蓋六卿與御史臺之爲任。綦專而責亦綦重矣。

清朝鼎興。設官一沿舊制。獨部院之長。則皆宗親勳

舊爲之良以從

龍諸臣邦國同休。方克膺斯任。而無忝厥職也。漢官僅爲之貳。尚惴惴虞弗稱。然猶可諉曰邦國大事。當爲者長任之。我欲爲而未得爲耳。茲名夏等七人。不由廷議。簡自

宸衷。一日而擢爲部院之長。視猶滿官。則旣予以得爲之名。而并畀以得爲之實矣。得爲而弗能。可懼也。卽未必果有得爲之實。而亦已居得爲之名矣。無其實而居其名。更可懼也。然則諸臣猶可諉曰邦國大事。

自有爲之長者任之哉黜陟之有垂衡歟國計民生之有偏緇歟典章禮樂之有未備歟六師弗張而偃武無期歟五刑未允而獄有寃民歟帑藏或糜于工作紀綱或弛于臺憲歟凡若此者皆諸臣之咎也故曰漢官之得爲正卿自諸臣而始不勝感尤不勝懼也自今以往相與切劘砥礪奮其所得爲勉其所弗得爲祿位彌高則宜居之彌淡職守愈重則當持之愈謹以庶幾無負

君恩之優渥使他日睹斯錄者曰

朝廷之重視漢官有如此諸臣之能自重而卒爲漢官重者有如此漢官之不厭薄于

朝廷實始自諸臣者有如此則茲錄也匪直識一時埴
筦之雅且以賡千載喜起之盛也否則後之人將有
歷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嗚呼其可懼爲何如也耶

一意廻折讀之懼心油然而生文章可以移情真
如伯牙之過海上觀水嘯鳥鳴也

陳百史先生評

順治乙未會試錄序

順治十有二年乙未春會試天下士。

上俞禮臣請。

命大學士臣額色黑禮部侍郎臣恩國泰典滿洲蒙古
試。臣之俊同臣兆龍典漢試及烏金超哈併東粵藩
生試。先是甲午歲恭上

皇太后徽號禮成。

恩覃中外特廣進士額乃進禮臣所貢士約四千四百
有奇。扁闈試之滿洲蒙古得士賈勤等五十名。另爲

錄以

獻漢士及烏金超哈併藩生得士秦鉞等三百八十五名錄其文優者二十首如例進

覽。臣當颺言簡端。伏思臣之後陋劣無比。自釋褐以來。離船槩幾四十年。且歷任簿書。未窺中秘。老耄荒迷。衡文益非其任也。臣既弗敢先期預辭。比屆期又弗獲辭。受事之日。惴惴焉有負

成命是懼。謹與同事諸臣。蠲潔身心。焚香誓約。苟一念不可告

天不可告

君父併不可對衾影而質多士者立召殃咎務各矢公矢慎殫力撙羅勿枉置真材勿倖收贗鼎取士之式一以尊經旨宗傳註爲主不敢偏徂臆見以人從我不敢膠執體裁以此槩彼其文醇亟收之醇而不能無小疵亦收之若離經畔道習爲奇險頗僻之詞縱橫於繩墨之外者則雖佳弗錄蓋言者心之聲也孟軻氏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心不正而欲政事之毋害不可得也言不正而謂心術

之必端不可得也。茲欲收正人以正天下，必自其言之正始。故終不能以憐才之心勝反正之心。然士而果才也，苟洗心滌慮，一赴平康正直之的，閱三歲不虞其終棄也。則臣等區區反正之心，亦未始非憐才之心。雖然，茲所錄之士，能於尺幅間，範我馳驅者，遂可侈言得人，而以釋臣之懼心乎？未也。昔先正有云：每歎天下才士甚盛，文不逮古人，才吏甚盛，治不逮古人，議論甚盛，事功不逮古人，名位甚盛，真心憂國不逮古人，其病坐浮而不實也。旨哉斯論，儻其言正。

矣而其心浮而不實。則自茲登進以後。他日之爲州
邑長吏者。果能廉潔慎勤。無愧循良保障之任乎。爲
六曹分典者。果能協恭熙績。無愧亮采惠疇之誼乎。
爲監司郡牧者。果能端本表帥。無愧承流宣化之責
乎。爲耳目臺諫者。果能殫赤抒忠。無愧鳴鳳殿虎之
稱乎。爲珥筆

禁墀者。果能黼黻增華。無愧天祿石渠之選乎。爲擁旄
秉纛之大吏者。果能安內攘外。克勝金湯半壁之寄
乎。多士於此。有一之不能。則皆臣今日所取之浮而

不實也。求其一。一逮古人。誠有如先正所歎矣。

皇上之期臣以得人者。固如是乎。臣故曰。未可侈言得人。而以釋臣之懼心也。然則臣今者。旣執士以正。更當課士以實。惟實則不傳舍其官。而精神專營職業矣。惟實則不自便身圖。而操守勿徇嗜慾矣。惟實則不植交要譽。而乃心以之盡瘁王室矣。使異日者。自縮半道。以至歷踐三事九列。無在不號稱得人。而後臣今日所取之士。方可以仰答。

成命耳。夫如是以言得人。則臣之懼心。更何時而可釋。

也哉。嗚呼。詩不云乎。小心翼翼。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臣與諸士孜孜戒勉。期終身如一日。以對揚。

天子休命者。惟此心而已。

戊子兩浙貢士同年姓氏錄序

太學張生隣曾言于余曰。今歲吾浙貢士集

闕下

者六十有三人。計恩貢一十人。應

今上御極之覃恩也。歲貢二十人。諸侯歲貢士于天子

之成例也。拔貢十有八人。簡秀良以補鄉書之闕也。

又拔貢監十有五人。升郡邑之優于文行者。光辟雍

之選。周禮所謂造士。卽兩漢所謂博士弟子也。其試

于

廷者。各授職有差。其在成均者。候試棘闈。未膺選授。雖

筮仕先後不同顧

清朝鼎興多士連茹彙征之期不可謂非千載一時也。因梓有同年姓氏錄以識盛典而佩

君恩。請先生一言弁之。余曰。微子言。余亦不能已于言也。從來人才難得。而世之賢豪亦不常聚。今吾浙有士六十三人。雲蒸霞合于茲。豈偶然哉。其才堪以治民。學足以爲師者。亦既奉

除命而往蒞。乃職矣。餘博士弟子員皆譽髦登進。非前代入貲授納者比。亦指日應制高等。行將策名南宮。

待試于

天子矣。嗚呼。諸子思人才之難得。則慎毋稍自褻越。縮符者。必期無負民牧。秉鐸者。必期不愧人師。儲養太學者。必期無忝春秋兩榜。思賢豪之不常聚。則當嚮慕古人之道德行誼。文章勳業。所以不朽于人世者。互相觀摩而勗勉。勿徒以杯酒讌洽。鳴埴吹箎。遂侈盞簪之盛。使異日者。書之史冊。曰順治五年。禮部貢士。得人。惟兩浙爲最。云。則諸子之所以報。

君恩而光盛典者。庶于茲錄焉。可攷也。余之所以不能

已于言者此也。張生聞言唯唯。曰：敬以先生之言轉告諸子。

入議論如前叙事更難。老手執筆天真爛漫。

陳百

史先生評

成均語錄序

董仲舒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若是乎。學之關於教化者。重而師之所繫于學者。尤重也。

清朝鼎興。崇尚學校。慎選師儒。視前尤加悉焉。大司成。孝緒胡公。以碩學茂修。特膺

簡命。毅然以興起教化爲己任。謂古人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今日遊辟雍而執經問難之輩。卽他日綰

印。綬。而。敷。教。宣。化。之。流。若。不。講。明。聖。賢。立。言。之。旨。何。以。發。揮。聖。賢。澤。民。之。學。曾。子。固。所。云。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此。皆。造。士。者。之。過。也。余。之。所。怒。焉。大。慮。也。于。是。日。進。生。徒。而。橫。經。講。道。反。覆。提。撕。響。如。振。玉。日。積。月。累。彙。之。爲。成。均。語。錄。每。發。一。義。必。解。去。粘。縛。脫。盡。窠。臼。而。又。嚴。黜。邪。袤。詭。誕。背。聖。真。而。流。二。氏。之。說。使。學。人。曉。然。見。聖。賢。之。心。如。日。星。之。麗。天。江。河。之。行。地。而。因。以。自。見。其。心。原。渾。

然具足聖賢之心以之端學術正人品達國體裕經濟舉積此矣將來教化蒸蔚風俗淳茂所在黎民無業盜賊衰止俾

聖天子收崇儒嚮學之明效而立臻邳隆者皆胡公造士力也嗚呼觀茲錄也乃見明體適用之學未有不。知經傳爲何語身心性命爲何物而貿貿焉自誤誤人并誤天下國家者也然則世又何必以道學爲詬病哉

先生未嘗講學正使登壇者將下座避之

陳百史

先生評

周葵初撫東奏疏序

三韓周公撫山左之五載。化成績著。聲赫中外。

天子嘉焉。特簡公總制兩廣以行。仍敦趨

陛見。咨決機宜。寵賚優隆。備彰異數。蓋深信公之撫東。有成效也。先是金子嘗與公周旋禁苑。珥筆共事。恒服公之才品學識。足肩治平鉅任。今余退老田間。獲讀其撫東以來入

告之書。不覺擊節嘆曰。有是哉。我公治平之畧。果于鎮撫三齊。窺其一班矣。殆如良醫治病。審察脉理。標本

虛實極其精細而又熟諳藥性之溫涼燥潤辛甘補
洩。狀後投以中病之劑。未有不霍。狀而起者也。大約
病在血脈者宜疏其窒滯。養其筋骨而血脈暢矣。病
在元氣者宜補其虛耗。填其精液而元氣充矣。病在
榮衛者宜除其客邪。清其雜症而榮衛固矣。山左爲
神京左臂。方二千餘里。居南北要衝。爲吳越閩甌豫章
百粵朝宗必經之道。以言乎陸則輪蹄之絡繹如織。
宵旦之馳驟靡寧。以言乎水則漕白之輪輓星羅。槎
使之帆檣櫓比。調劑稍失其宜。則盤戾梗阻。害不勝

窮此病之在血脉者當如何調劑也我公審知驛苦
于是乎有東省驛遞衝繁之議有敬陳整飭驛傳之
議有分路河南以恤民困之議有酌議東省分路之
法以蘇驛困之議有驛站需銀甚急請改解司庫之
議有請復驛道以重郵政之議凡此皆公之嘔心調
劑以治血脉之病者也東省地勢高亢恒苦雨澤愆
期早蝗肆虐一望蒿蕪民多十室九徙兼之于逆流
毒拋荒愈甚况差繁役重予遺之喘息奄奄莫支保
護一有未至則根虛易撼百患俱生此病之在元氣

者當如何保護也。我公審知民困。于是乎有安插流
民以資開墾之議。有請緩徵輸以甦民困之議。有請
除開荒之限以勵實效之議。有請復孤貧口糧舊額
以恤無告之議。凡此皆公之加意保護以治元氣之
病者也。青登萊徧處海濱地皆斥鹵沿海窮民皆以
網魚爲業上完公賦下活入口自海禁一嚴資生路
絕兼之逃人伏藏株連善類投誠雜處安插維艱節
宣稍有未當則外感橫侵內症交作此病之在榮衛
者宜如何節宣也。我公日擊情形殫精籌畫于是乎

有青登萊三郡。民困已極之議。有請輕逃人連坐之法。以免畏罪互隱之議。有密陳安插投誠官兵之議。有再陳安插投誠之議。有敬陳德州地糧之累。酌議變通之議。凡此皆公之按候節宣以治榮衛之病者也。至其他封章纍繫。無不披丹瀝蓋上弼。

君德下補吏治民生。更有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關係。

國家利弊興革之大者。猗歟休哉。卽賈長沙之治安。陸宣公之疏狀。蔑以方其愷激婉摯已。此皆公之才品。

學識蘊蓄有素而余固早窺之秘閣追隨之日者也
詎云治病需良醫治國需良相于公不信朕乎

大中丞韓公奏議序

大中丞韓公涖吳之五載。輯其撫吳以來入告之奏。議書成。屬序於余。余喟然曰。今

天子簡命二三大臣。治平海內。亦求其真能任事而已矣。雖然。苟非有高世之品之才。曠古之學之識。若燭照數計于事之先者。罕能持大體。秉國是。批卻導窾。洞悉機宜。然後事舉功成。而民賴之。則又存乎真能。議焉。故議者事之幾也。處乎任之先。則審理而不惑。處乎任之後。則責實以有成。古之大臣。歷禹臯周召。

而下炳炳烺烺。勲績紀太常。功名書竹帛者。指不勝數。莫不能任。亦莫不能議。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詩曰。訐謨定命。遠猷辰告。文章政治。未有不合而用之者也。今韓公之來涖我吳。已五載矣。先是公賦之急。莫知所緩。民困于徵輸。兵之所處。未之能戢。民苦于驛騷。萑苻滿境。消弭鮮術。刑法煩苛。清理靡由。秀民無以養黠。民無以懲。三吳財賦重地。幾于日見脔削。小民且莫措其手足矣。今公之來也。征徭之迫者紓矣。兵伍之

悍者馴矣。賊孽已靖。苛政已平。秀民咏其。置兔黥民。化其鳩形。公之能任。固已見於設施。徵于風俗。豈止澤一方。治一時之任者耶。昔子輿氏謂伊尹任天下之重。而本于先覺。故能堯舜其君民。今公天民先覺之思。見于其書。其任大。故其思遠。其議高。以宏其任。專。故其思一。其議精。以深。其任切。故其思苦。其議婉。以長。我是以知公之能議。由于能任。所籌皆愛恤民瘼之寔。亦惟能任。故復能議。所行皆精詳至治之理。若夫百司之官。委以任者。不必責以議。飭其庶。

職之當而已。責以議者未必畀以任。求其是非之辨而已。此非所以望於大臣也。大臣爲

天子股肱耳目之官。其輔翼勸相之精勤。旣足以開建太平。而拜稽陳謨之詳慎。尤足以廣敷弘業。是故旁作迂衡。則亦召之。詰周之書。至其敕天時懋。猶然禹之冒言。皋之賡歌而已。區區賈生治安宣公奏議。又烏能比擬我韓公之萬一哉。

自知錄序

余少時閱了凡袁先生功過格竊憬然有省已而讀
雲棲大師自知錄尤爲通身汗下自知二字洵提撕
人心一頂門針也卽中庸之所謂獨君子之所必慎
者此也蓋夫人一念之爲善不必天知地知鬼神知
然後降之以祥而自知其爲善則當念已如景星慶
雲其祥莫有加焉者矣一念之爲惡不必天知地知
鬼神知然後降之以殃而自知其爲惡則當念已如
山崩海立其殃莫有甚焉者矣嗚呼人卽怠于爲善

未有不願終日終身惟祥是集而殃之遠也。又卽敢
于爲惡。未有不懼終日終身惟殃是招而祥之遠也。
然則人若不自知耳。苟自知則善者當益勉爲善。卽
惡者亦無樂乎爲惡矣。胥天下之人而爭思遷善改
過焉。皆程子載翼刊訂斯編廣行流布之力也。匪特
重拈雲棲老人一片度世婆心。抑亦我

聖朝明刑弼教移風易俗之一助也。尚斤斤于書功書
過。惟感應是問乎哉。余是以樂爲之序而轉告夫讀
是編者。

金華遊記序

金子曰。士非近乎道者。未可與語遊也。嘗讀白樂天遊大林寺序云。此地實匡廬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以是知名勝之在天。地間。如清風明月。處處有之。人人得而有之。而苟非近道之人。則將終其身。糾纏膠結于名場利窟。靡他志。亦靡暇晷。能有天地間之所不禁。人有者。胡可得耶。此魯論以樂山樂水。獨歸之仁。知良有以也。太學

張子三省積學好古士之近乎道者也。一日出笥中所携金華遊記示余。且告余曰：省自八歲渡楊子。從先人客白下。輒有志四方。旣而充邑弟子員。凡六蹶棘闈。白恨尙影蓬簷甕牖中。目圍未廣。學力未充。尚遠于聖賢之道。若遇合遲速。豈容心哉。于是聞婺州仙洞之勝。甲于東南。且多古今有道之士。遺風可挹。遂溯錢塘。歷桐江。偕二三同人往遊。因爲之記。以誌其勝。誠不敢負斯遊也。然未審果能不負斯遊否也。請先生一言正之。余夢想三洞。非朝夕矣。但未嘗曳

履其間。亦烏能知子之果不負斯遊否耶。雖然。余卒業茲記。觀子筆繪口吟。若置我于圓暢樓中。挹沈約諸人流風遺韻于千載之下。而盡有全發勝概矣。謂子之不負斯遊可也。嗚呼。向使張子以困阨諸生。故一爲名利所誘。其能有此遊否乎。故曰士非近道者。未可與語遊也。然則張子從此道日益進。則遊日益廣。而茲記特其嚆矢已耳。

作遊序者多矣。點綴山川。或有景色能如此有關

繫否。所謂言之合乎道也。

陳百史先生評

吳羽三行稿序

嘗讀裴度寄李翱書云。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於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旨哉言乎。文之所以不求異而自異者。其胸中未有不包絡今古。涵濡經籍。而能聳氣格于霄漢之間。窮思致于幽淵之境。夙然振拔于流俗之靡靡者也。余闡中得吳子羽三卷。見其格勁思深。尋常尺幅間。饒有異境。當是力學嗜古之士。及撤闈而後。知羽三

名噪海內久矣。幼警慧。目十行。下年甫十二。卽能爲
古今文。頡頏名流。遇有忠孝節義之事。卽咨嗟慨慕。
爲之感賦流連。歷落動人。弱冠登賢書。復困躓十餘
年。而始獲應運昌期。噫。宜其學日益邃。識日益老。文
不求異而自異也。雖然。余不獨賞其文也。羽三才智
熠燿。爲英絕領袖。顧其爲人。恂恂訥訥。笑語不苟。跬
步必謹。是殆性近于道于人世一切矜艷浮靡移情
蕩志之習。似能澹然忘懷者歟。將來潔身牧民。仰副
聖天子惠愛元元。寤寐賢良之至意。吾知羽三其必有

合也。然則律以今日之選格，雖發軔百里乎。他日事功之所成就，正未可量也。已余因序其行稿，而併期之如此。

丁飛濤行稿序

昔人謂韓退之以文爲詩。杜少陵以詩爲文。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暢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自諸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余讀丁子飛濤闡中卷。雅藻繽紛。風華掩映。具有一往情深。纏綿無已之致。而格律森然。麗而不靡。宕而有則。其殆文中有詩者乎。比撒棘。乃知西陵之有丁子。其上淹三古。下籠

百氏橫行濶視于綴述之場者非一日矣因縱觀其生平所爲文併所著風雅體樂府歌辭及古律五七言諸什而後歎昔人論詩文有相生之法于丁子益信然今其文其詩並行于世謂文中有詩可謂詩中有人文可雖然天地間江山靈秀之氣蒸動磅礴于才人。文。士。之。筆。端。而。有。詩。文。靈。氣。無。盡。境。則。詩。文。亦。無。盡。境。也。躋。其。巔。造。其。極。合。韓。杜。而。一。之。余。于。丁。子。有。厚。期。焉。若。區。區。制。舉。業。又。烏。足。以。張。我。丁。子。哉。

王氏家譜序

大宗伯敬齋王公輯王氏家譜成。特持以示余。屬爲之序。余讀而歎曰。有是哉。王公之爲秩宗也。能修明其禮于朝著之間。以之立綱陳紀。翊景運之休隆。而復敦厚其禮于家庭之內。于焉礪俗維風。直欲挽叔季爲淳古也。請得而申言之。粵稽氏族者。古史官之所記也。漢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人乃知姓氏所由出。終漢之世。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篇。王符姓氏論。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

姓畧。柳冲族姓系錄。宋廬陵歐陽氏。則法史氏年表。爲歐陽氏譜。眉山蘇氏。則法禮家宗圖。爲蘇氏譜。當世之學士大夫。靡不留意姓氏之學。故一家之人。尊卑疏戚。井井秩秩。咸知肅焉。以相敬。藹焉。以相愛。愛敬篤而禮教興。其所裨風俗。世道。豈淺鮮哉。乃由古之道。以觀今之族。不無深可太息者。或矜尚門第。託附名家。則假借異代。遠不可知之苗裔。而拜他人祠墓。亂自己宗支。恬不爲怪。此則世系之不明也。或宗派旣淆。名稱易混。則有卑犯尊。諱之謬。有支庶奪嫡。

之嫌。至生卒年月亦多遺漏舛錯。數傳以後便漫無可攷。此則名紀之不晰也。或務飾聲華。焜耀簡編。于事實不無乖離。則一人之本末。容有未詳。子孫之賸記。半屬影響。偶回護細行于一時。反掩生平大節于奕世。此則傳誌之不核也。或詳內傳而畧外紀。則女之有家者。一適異姓。藐隔同氣。鮮不因時勢之遷改。門祚之旺衰。爲情意厚薄。以致漸疎漸遠。且甚而相睚眦齟齬焉。竟忘其木本水源。從先人之一體而分。此則外傳之不立也。王公怒焉慮之。蒐輯家乘。志在

復古而譜法。于是大備焉。其首之以譜序也。明譜之所由作。欲後之人。知其所本。而油然而生。尊祖敬宗。睦族之心也。其次之以例義也。一曰世系。重其世之有可攷。三世以上。遠而無徵者。不妄附也。一曰名紀。晰其名號。子女生卒配媵。併葬域所在。粲如列眉。貫如聯珠。繁稱而無當者。不以贅也。一曰內傳。自王六父母以下。凡沒者。生平遺行。潛德徽猷。暨夫閭則婦儀。必詳著本末。期于核實。寧直無誇。稍忌而有所飾者。弗之取也。一曰外傳。女子生而有家。則必書其所適。

之姓氏。縱時勢遞遷。炎涼屢易。俾子若孫。猶得循流
溯源。合異姓爲同氣。不至若秦越人。休戚罔關。而有
乖親親之誼也。然則王公之爲斯譜也。其真得往古
宗法之遺意。而先王之禮以之治天下者。未始不行
之一家矣。昔歐陽公見蘇氏譜。而歎曰。是不可使獨
我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余于王氏譜。亦云
嗚呼。當今之能世其家者。寧有若任丘王氏者哉。非
以兩贈君而下。方伯公父子祖孫。後先鵲起。成進士。
又一門兩大宗伯。同朝同時。俱赫然負公輔碩望。爲

能世其家而雙槐公之泊然世味棲神竺典躡還遺
金引避詬詈其千古高風遐軌越數傳罔替而厥後
益祇紹光大焉此之謂能世其家也蓋非世其功名
爵祿之謂而世其道德仁義之謂也漢袁楊之四世
五公晉王謝之百世卿族方之未足多矣余是以奮
筆樂道而爲之序

木香張氏族譜序

方正學先生曰。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攷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吾。觀。木。香。張。氏。族。譜。其。殆。有。合。于。古。之。修。譜。者。也。張。氏。先。世。名。允。者。仕。吳。爲。東。曹。掾。輕。財。重。士。名。顯。州。郡。我。吳。之。有。張。氏。自。是。始。允。九。世。孫。廷。傑。宋。紹。興。年。間。爲。靖。州。推。官。未。幾。乞。休。笑。傲。泉。石。耽。嗜。花。木。宦。橐。蕭。然。僅。得。所。愛。木。香。樹。以。歸。傑。五。世。孫。士。能。名。恒。遊。震。澤。鎮。學。有。

文名。購室讀書。追念先人手澤。移植木香于庭。張氏
之以木香名。自是始。先是元泰定年間。族人士弘登
第。仕監察御史。有風力。與撒里不花。仝上疏言事切
直。至正年間。士堅又登進士。授翰林編修。士能亦相
繼。以明經授江淮財賦提舉司。旋以省侍歸老。清風
介節。振薄林臯。門人私謚之爲文清。第六世孫賦溪
公源。中明嘉靖壬午。應天鄉試。出中峰董先生之門。
屢絀南宮。除寧波府別駕。廉能有聲。以江陵立朝。致
仕歸。安貧樂道。日以詩酒自娛。念枝族繁盛。恐散遠。

不能聯絡。立木香義會。每歲三月朔祭畢。則燕。初舉會時。當祭之頃。花方葢。及燕則花忽盛開。里中父老咸以爲和氣所感。一時名公鉅卿。迭有唱和。以歎美其事。木香張氏之號。因而大著。又自是始。後賦溪聞世廟升遐。一慟而絕。學使者楚侗耿公。嘉其忠耿。命所司崇祀鄉賢。第八世孫見源。公夢禎。遊烏程庠。名噪浙東西。以孝友端方。爲時所重。平居一言一動。悉繩祖武。木香祠之輪奐久。而彌新。則又惟見源是賴焉。嗚呼。自吳迄今。千餘年來。其子孫嗣詩書禮樂之

傳。勿。之。有。替。又。代。有。碩。德。後。先。相。照。覽。斯。譜。者。可。以。想。見。其。世。德。之。淳。流。澤。之。廣。非。若。他。望。族。之。所。爲。譜。僅。以。著。世。次。紀。官。位。誇。于。人。而。已。也。九。世。孫。繼。芳。公。潤。篤。學。敦。行。克。紹。先。業。慨。然。欲。並。士。能。賦。溪。見。源。三。先。生。而。爲。四。于。焉。合。離。萃。渙。修。廢。舉。墜。思。有。以。益。永。水。香。張。氏。之。號。而。屬。序。于。余。余。家。與。張。氏。世。同。里。同。學。得。之。聞。且。見。者。頗。能。詳。其。世。系。及。其。仕。宦。之。蹟。與。文。學。之。名。故。不。獲。辭。而。爲。之。序。

初讀之序次張氏平平無奇耳歷年前後文學仕

宦一絲不亂一語不妄此古文之奇合者不知此
之爲奇而崑以字句不可讀爲奇所謂腐木不可
以發聲音也惟吾友能自得之

陳百史先生評

是本氏譜不可那移而文境愈澹愈老

孫北海先

生評

乾坤法象序

松陵徐子宿南。以堪輿名家。人與遊者。莫不服其言論。以爲深得曾楊廖賴之秘。徵驗若神。一時三吳士大夫。咸推青烏家。有松陵徐宿南云。時過吳門。與余孫乘僕善。余讀其書而奇之。因與之言曰。堪輿儒者事也。盈天地間。莫非一氣。有氣則有理。有理則有數。有數則有形。於是太極。不得。不。分。爲。陰。陽。陰。陽。不。得。不。分。爲。動。靜。動。靜。不。得。不。消。爲。萬。象。象。昭。而。形。判。焉。今觀徐子之書。上推乾象。而星辰之遲留伏逆。天官

類也。下衍坤輿。而山川之昂俛聚散。九丘理也。及于十二律之相成。八音之吞吐。黃鐘蘊也。八卦之易位。元會之推遷。河洛義也。真儒學之精且備者矣。夫士而無學。則不能審理以命數。察氣以辨形。而况乎地勢之迴合。風氣之轉移。起伏屈伸。變化莫測者乎。今徐子之學。若此。以之審察陰陽。分別休咎。論氣則風霆雨露。不能易其常矣。論理則進退衰旺。不能愆其則矣。而且吉凶禍福。兆乎數。以挾天地之奧。向背得失。著乎形。以揆人事之變。宜乎徐子之學。非近時形。

家者流也。且聞徐子性至孝。昔爲兩親卜善兆。曾遇
異人授異書。研究三十餘年。遂精其學至此。豈偶然
哉。今其書具在。凡爲仁人孝子者。家置一冊可也。余
是以樂爲之序。

蘇州太守吳瑤如公祖去思詩文集序

去思之發爲詩歌也。殆原本三百篇矣。甘棠蔽芾之詞。九罭鱗魴之咏。其千古去思之祖乎。蓋思生于去。如饑思食。寒思衣。有非可以強徼而倖致也。凡在位者之方吏茲土也。可以干譽于其上。可以市美于其下。非不令皆卓魯守盡龔黃。及乎解組謝事而後羣情之真向背出焉。地方之公是非亦始定焉。自非德意及民。淪肌浹髓。而欲人懷借寇之思。家深挽鄧之志。美召伯之芟憇。眷姬公之繡裳。留連歌咏而不能。

已已其烏可得耶。吾郡吳公祖瑤翁由名進士起家
邑長以廉幹奏最入爲儀部聲名冠曹署間。

今上康熙二年由郎官出守吾郡閱五載而去一時士
民攀戀之情不啻嬰兒中道失其慈母歔歔慨慕遠
邇一揆未幾而詩誦洋溢哀集遂得若干余讀而歎
曰有是哉此可以見吳公政治之得民者深而凡士
君子之出而爲世用者當無疑乎道之不可行而民
之不易治也蘇固劇郡財賦甲天下俗多鉅猾吏善
舞文又地當三吳要衝過客往來應接不暇以故長

才恒苦棘手。公下車來。清風兩袖。一惟簡易寧靜爲
治。請謁不行。惟科不擾。廷鮮扑責。鄉無夜呼。緣屬抱
牘。欲上下其手。不可得。遊客至止。將有所蓄。輒飲以
醇酒。相與談山川風物及民生瘠薄之苦。各往往街
杯意沮。卒不能發一言而去。嗚呼。在昔周公之論治
也。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而漢人之歌。蕭規曹隨也。
曰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其始吾公之請歟。去思之歌。
與甘棠九躡之什。今昔比隆。誠宜也哉。夫俗吏旣難
與道古。爾一二有志自好者。又每志世網拘牽不克。

徑行其意。且以民之無良難乎爲上。而由今觀之。吳公之治。效如是。吳民之歸嚮。如景其亦可。油狀而興起也。夫遂書此以弁其集。并識余繼衣之好。暨直道之斯民。萬口一心。俾後之觀風。有廢有所攷焉。

金文通公集卷之三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賀大宗伯素菴陳公大拜序

賀學士清遠王公總裁春闈序

賀學士彥升陳公副纂修總裁序

賀大司農党公嗣君高捷序

遜學士劉公總督浙閩序

送侍御雪園王公巡按上江序

送侍御弼廷王公巡按下江序

送侍御濩涯趙公巡按兩浙序

送總戎子淵馮公節鎮嘉禾序

送少叅仲趙郝公備兵安徽序

送太守楊君錫之任濟南序

送大司農党公致政序

金文通公集卷之三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賀大宗伯素菴陳公大拜序

今上御極之九年。特簡大宗伯素菴陳公。晉陟端揆。維時朝列諸親。知謀爲文以賀之。而屬余言。余雖不文。竊與公從遊久。固素知公者。其曷能已于言也。按輔弼之義。書載之詳矣。曰子違汝弼。曰夢帝賚予良弼。

曰汝受命篤弼曰弼予一人曰弼亮四世曰永弼乃
后于夔憲自臯夔以至房魏凡名相臣之歷歷可數
者其所遭之時不同所樹之勛業不同大約出入詢
謀言動獻替皆能致君上于無過措國家于不傾未
有不協于弼之義者也我

皇上入主函夏九載于茲海寓號稱混一開闢鴻模方
古爲烈乃荒服尚有未賓思所以來之兆民尚多失
業思所以安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思所以釐之六
氣不和灾青洊至思所以禳之

上因諭諸臣曰。朕勵精圖治。日求天下太平。切望內外諸大臣。盡心竭力。以匡不逮。顧宰相職專輔弼。非內外諸大臣比。尤

上所注意。而倚毘更殷者。公遂以宗伯爰立入相。先是朝局波騰。因而齟齬。及公幾罹不測。

上卒白之不爲所撓。良以公典秩宗時。寅清直亮。諸凡郊祀臨御大典。酌古準今。悉本掌故。爲之因革。其間制作燦然。明備不待百年。而禮樂遂興。以之平章軍國。黼黻絲綸。非公不可。公一入政府。凡所以講求治理。

振飭紀綱與夫愛養人材扶植善類種種殫竭謀猷
動中肯綮中外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皆得而見公之
學問才品不愧古名宰輔至于遇大事決大議爲世
道治亂所係

君德損益所關小臣不敢言大臣不能言疎遠之臣不
敢言親近之臣不能言者公爲之隨事納忠嘿効啓
沃俾一時傳之四方朝無闕政他日書之史冊

君無過舉此皆外廷所不能知公亦絕口不以語人嗚
呼揆之書傳輔弼之義公真可謂無忝也已然則未

賓之荒服。將稽顙恐後。失業之兆。民將歌舞更生。而
園扉自是無寬獄。陰陽自是無沴戾。人事修于下。天
心順于上。天下太平。可以立見。庶幾仰副我勵精圖
治之

聖主哉。是何可不爲公賀也。請率諸君子共起而執爵
以進。

篇法暗用退之上宰相書一及一正近日名手未
能窺見

陳百史先生評

賀學士清遠王公總裁春闈序

昔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發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歐陽修知貢舉。以士習奇僻險怪之文。鉤章棘句。寢失渾淳爲患。痛裁抑之。卽才如劉幾。亦置弗收。自是文體一變。士皆務實用。以爲學本性道。以爲文而不爲無益之空言。甚矣主司之選貴得其人也。

今上御極之六年。歲己丑。復當南宮較士。先是

上俞輔臣請詔飭文體良以四方春春多故皆由人心不正而人心頗僻于文詞見之故告誠凜凜旣慎選主司分較省直尤鄭重禮闈

特命學士清遠王公貳諸輔臣主闈事必訪有加試榜出凡離經蔑註沿習詭靡爲流俗所推舉者皆不在選一時翕然號稱得人于是浙紳士之在朝者咸舉手加額而相告曰王公之得人若此邦家之光抑梓里之榮也屬樵李金子爲之言以賀曰士踵明季之陋陵詞邪說之浸淫蓋有年矣今多士遠舍故步而

從主司一日之約。悉返雅醇。卽張方平歐陽修之爲
貢舉。寧有加焉。噫。此操何道以得之歟。則王公之家
學淵源。所以繩多士者。非自今日始也。昔王文成先
生。嘗主東省試。爲弘治甲子。得人最盛。其言曰。夫于
之鄉。固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
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生平之大幸。雖然。亦竊
有大懼焉。吾觀王公駁歷中外。于經營禍亂之餘。蒿
目世道久矣。瞿然懷文成之懼心。以杜諸士生心害
政之原。而士之懼。叛聖賢而寧平。毋詭懼于功令。而

寧質毋華者。烏得不入其網羅也哉。由此正文體以正人心。正人心以正風俗。四方削平。可幾之尺幅間矣。宜乎。

聖明之不以文教後武功。而加意主司之選。有如此也。然則吾儕非獨爲王公賀。將以爲天下賀也夫。

援古証今。有此事卽應有此文。近讀虞伯生集。頗願爲執鞭當世。雁行獨有先生耳。

陳百史先生評

賀學士彥升陳公副纂修總裁序

昔李鄴論漢書謂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
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
景以下亦不皆明于東漢章明兩帝而前漢事迹灼
然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
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然則載筆一官君德政治因
之而抑揚在行前言藉是以顯晦其所關顧不鉅哉
學士彥升陳公直亮洽聞具良史才

新朝聿興取鏡往代命輔臣某某充總裁官修明史而

陳公爲之貳焉。余於是仰見。

朝。廷鄭重史事。慎簡史官。而竊幸明史之有托也。以學如陳公辭如陳公。忠厚正直如陳公。而使之奮筆領袖。必能爲子長孟堅之敘述。俾前代事迹灼然可觀。豈遜西漢一書哉。且余聞之。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無所梗避于其間。而後其書可貴。今明代二百七十餘年。一切理亂得失。貞邪善惡。可則可鑑。可勸可懲之事。具載實錄。昭然難掩。陳公生值明季。猶及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旣不若劉子玄所

云左右二史缺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之難憑而據事考跡爲之表直骨于枯墳繙諂魄于下泉又非有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讐貴族之可慮用宣尼褒貶之心存萬世是非之公傳信傳著一如春秋更有何便避于其間哉將來橐筆告成事而艷稱一代良史言又不徒以其敘述之工與子長孟堅同日而語矣余是以嘆

朝廷之鄭重史事慎簡史官而深幸夫明史之有托也故喜而爲之序

昔讀茅鹿門先生與吾邑馬孟河先生論史書以
爲韓柳再見若如此贈序立言重遠真可並傳豈
凡於鹿門爲外孫淵源自在文章也

陳百史先生
評

賀大司農党公嗣君高捷序

歲辛卯。天下大比士于鄉。秦中錄至。大司農于姜党公嗣君。哀列賢書。維時大江以南。諸縉紳之仕于朝者。咸手額稱慶。謀爲文以賀之。客問余曰。曷爲乎。秦士舉而吳紳喜也。余曰。此以見吳人之德公。而公自大司寇。晉典國計以來。所以仰承

聖天子嘉惠東南。哀閔元元之盛心。其爲德于吳者。蓋有未易殫述也。他不具論。論其大者三。吳賦稅甲天下。民力之困于輸輓。所由來矣。比值兵燹之餘。瓊尾

流離未有起色而時方有事南征師徒絡繹舟車芻
秣悉索以供又不幸歲罹奇災吳民幾魚數百萬之
漕糈且將舉而問諸水濱焉不徵則病國徵之則病
民民病而國亦還以病公慨然曰

聖天子以愛民爲主吾忝司計豈可以病民者病國耶
于是朝思夕慮嘔心籌畫于其間欲使公私兩利計
莫若從改折一議而公又未得以便宜行也反覆諮
諏如一身一家痛心切骨事至于嗚咽流涕卒之積
誠感動一時共事諸君同心協贊因條上改折議乃

得

請令下之日。懼聲動地。卽此一端。公之德于吳者。何如。而吳人之德公者。又宜何如也。嗚呼。公豈真有私于我吳哉。祇念東南諸郡。爲

朝廷根本重地。須加寬恤。以裕億萬斯年。惟正之供。古大臣公忠體國。道自應爾。顧大浸稽天。斗粟千錢之歲。得留有限之粟。便可活無窮之命。卽謂公之有私于我吳。可也。秦士舉而吳紳喜。端有以也。雖然。嗣君之鵬奮鵠起。佇冠南宮。此直公誦讀淵源義方家訓。

有以致之。豈遂足以稱公之食報于後。昆而吳人之沐浴休澤爲之家。尸祝者亦豈僅止此而已哉。將來嗣君克紹箕裘。志澤天下。必一如公今日者之爲德于吳。與夫吳人之德公是則我儕之可爲公賀者已。

得大體結構以平而奇。今日晉江也。

陳百史先生評

送學士
劉公總督浙閩序

今上御極之九年。壬辰九月。主爵者集九列三事大夫。廷推浙閩總督。咸云兩浙係財賦重地。雖底定有年。湯火遺黎。膏竭徵輸。萑苻處處竊發。綏戢非易。至八閩三山之間。一二逋誅海寇。尚逆我顏。行肆掠郡邑。時方大用兵。須鄭重厥選。于是衆論反覆咨諏。以學士劉公貳焉。念公係文學侍從之臣。

聖天子方親圖史。咨啓沃。斯須不離左右。恐未便以疆場之故。煩儒臣以軍旅。故姑以貳請。

上乃深知公者。曰。近得邊吏報。

朕方以南顧憂。茲任非某不可。遂特簡公。維兩浙紳士之在朝者。爭舉手加額。一以爲

宗社慶。一以爲桑梓慶。而屬余執爵贈公之行。余曰。諸大夫亦知。

上意所以簡公者。以文德不以武功耶。余請得而申言之。然後執爵以進可乎。吾浙民不聊生。其困有三。一困于賦稅。賦額本重。惟正之供。恒苦不給。而又加之。以師徒往來。悉索芻秣。且奸胥之漁獵。無已。墨吏之

誅求無端。水旱爲災。猶其小者耳。民困一也。再困于盜賊。所在不逞之徒。嘯聚爲虐。本一捕卒之力。可以制其死命。而有司競亟催科。不暇問大吏左右。偏多窟穴。不能問以致白晝劫殺。質人勒贖。公行無忌。策策子遺。旣供。

國稅又資盜糧。民困二也。三困于官兵。官兵之設。本以禦盜安民。而近且有占民房。索民食。通盜線。利盜贓。民之苦兵。甚于苦盜。相率吞聲。莫敢控訴。民困三也。此三困者。惟文德可以除之。不必以武功見也。若夫

閩越近日之爲患。則海上偷息之渠。逆鯨吹鼉。激漳泉一帶。方切鼎沸。計非大用兵。以滅此朝食。不可。然有名之寇。要領在我布。

聖武不殺之恩。貳而討之。服而舍之一。紙書賢于十萬師。僅在指顧間。則閩越之救寧。亦惟文德。可以致之。似不必勤兵糜餉。以武功見也。故曰

上乃深知公者

上意之所以簡公。以文德。不以武功也。古所云。有安社稷。臣者。舍公。文學侍從之臣。而又奚屬哉。諸大夫曰。

唯唯請執爵以贈公行。

茲任非劉公不可語朴而文如子固制辭

陳百史先生評

卽於贈劉公行指陳情形數千百言不能盡者以數十言該之可謂腕中有長房縮地法矣邵立泉作文每寄西涯相公輒抹數行如先生文簡而有法者正自難得柳子厚曰讀吾文而以爲簡者必不知文者也知文者必貴簡矣

又評

送侍御雪園王公巡按上江序

上御極之五年春視上江使者告代御史臺請以雪園王公往。

制曰可先是公嘗按兩浙矣時錢塘以西初入版圖江東猶抗未下人心風鶴凡官其地者一聞除命輒色沮公獨奮然叱馭比至則集流亡招携貳收拾士心和調將吏日孜孜不暇會大兵渡江東一切舟車芻秣供輸靡悞民皆不知而公則嘔盡心血矣未幾東浙悉平雖曰師武臣力哉公之功不可泯也公報竣

還浙之士民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繡衣使者不以霜雪示威而以雨露見德于王公僅見之

朝廷嘉公視浙有成效。睽茲長江之上流。方眷眷多故。非公往視之。不可。故又有是。

命江南士大夫之在朝者。咸舉手加額而慶曰。吾鄉之徽寧廣德與浙壤齒。民情土俗俱不相遠。公之有德于浙者如此。其甚厚。則江干小民之。又將沐其雨露也。豈顧問哉。余越人也。而吳籍也。既嗟其去。何速復訝其來。何暮。而又幸公之來我上江也。猶之乎未去。

兩浙也。然則余之私慶于心而懷思不已。舞蹈難名。較之江南諸大夫而殆有甚焉者矣。其何能已于言。不以頌而以規。文家占地步法。此則即用頌爲規也。文至此必傳。

陳百史先生評

送侍御弼廷王公巡按江序

嘗讀漢武帝遣博士循行詔有曰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歟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度吏因乘勢以侵蒸庶耶何紛然其擾也余因是而想見古者循行之遺蓋慮爲吏者之擾吾民而貴有以安之耳長江上下乘鉞彈壓者爲御史中丞歲奉

璽書分道循行者爲上下江兩御史下江轄蘇松常鎮等郡連海濱湖素爲萑苻出沒之藪且賦稅繁重習

俗侈靡其地雖號富饒民多貧困年來旣罹兵燹又兼吳中水利久廢早澇頻仍而徭役不減俗侈更甚且不能保無侵之者居于其上則下江一帶亦旣紛然其擾矣安之者惟循行之使是賴今侍御弼廷王公乘驄往視而余與公部下諸士紳交口稱慶曰幸哉江民可無憂紛擾也已何也公在前朝起家邑宰初任汜水中州士民至今德之不衰再補順義北地亦德如中州詢其故咸以我公仁能導善義能易俗故所在著聲所去見思茲且懷仁秉義居高而唱以

稱

新朝特簡循行之舉。視此兵燹餘黎。有不講求蘇息。而使鴻雁來綏。鯨鯢屏息者歟。澤國恒遭旱澇。有不亟議修復水利。如蘇長公所進單鍰。吳中水利書狀。以捍禦災患者歟。有不憐重役懲侈俗。糾察侵吏而霜雪雨露之兼施。使吳民尸祝不忘其功德之大。且遠更有加于中州北地者歟。故曰幸哉江民。可無憂紛擾也。已請酌而祖公行可乎。

王李集中多贈侍御文。能如此真切。有關係否。讀

者勿貴耳而賤目也

陳百史先生評

物丁江月

二二

送侍御渡涯趙公巡按兩浙序

順治五年歲在戊子夏四月侍御趙公渡涯奉

璽書按部兩浙比秦之士大夫在朝者咸咨嗟嘆賞而相與語曰是嘗按我三秦端方耿潔一時僚屬對之者如嚴師之立于其前凜不可犯而及其惠愛小民則無所不至又如慈母之置赤子于其懷幸矣我秦人之蒙其休澤者方尸祝于無窮也而浙之人抑又何幸耶舉朝薦紳又相與交口而誦曰星有執法職有持憲鐵冠繡衣直指不阿俾在位者肅如惟趙公

按秦有焉。嘗讀其一二封事。凜然生風。宜其問豺狼。綏鴻雁。解墨吏之綬。懾流孽之魄。調劑滿漢兵民間。使之各安其所。而爲秦人之所畏而感。感而泣。泣而繼以思者。至于此也。今

聖天子惠顧東南。又移執法于斗之野耶。于是浙之部。氓聞公之見。思于秦者。若此。見公之推重于舉朝者。若此。爭酌而祝曰。公之往視我浙也。有不令官于其上者。憚若嚴師。與衽席于其宇下者。戴若慈母歟。豺狼敢橫于當道。鴻雁尚哀于中澤歟。墨吏不望風而

退潮濱海陬之一二遺孽不屏氣懾息革面革心之
恐後歟。目今往鎮吳越之大兵尚慮其調劑未當致
主客有不相安而市或止耘或變歟。某聞言亦執爵
而進曰。是真我浙西東億萬生靈之福也。請述其言
以祖公行。

一開一閣前後容與與韓吏部上宰相書同法 陳

百史先生評

未入浙頌之難爲浙人規之難實而虛虛而實極

文心之妙

陳彥升先生評

送總戎子淵馮公節鎮嘉禾序

從來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察吏安民之官莫如撫按。乃若職司不與守令等事。權不與撫按侔。而能爲撫按守令之所欲爲而不得爲。以禁除民害。嘉惠元元。使小民之愛戴而尸祝之。曾不減于召父杜母。則莫如今日江浙諸郡。特設分鎮之大帥是也。

朝廷開鎮列城之意。原以安民。非揣以禦盜。得其人則化盜爲民。必不驅民爲盜。不得其人則以之禦盜。不足而民不安。以之擾民。有餘而盜益熾。其所關地方

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豈細故哉。涿鹿馮公子淵。以侍衛親臣。特膺

簡命。往鎮浙之禾郡。是能爲撫按守令之所欲爲。而不得爲者矣。可爲

朝廷賀。可爲地方賀也。請試言之。我禾西接杭湖。北聯蘇松。自慘罹兵燹之餘。幾于城郭烟銷。村墟鳥散。邇者雖化離漸集。元氣稍甦。然促耕猶不足以療饑疾。蠶猶不足以救寒况。夫湖濱海畔。遺孽未靖。兼之師徒往來。征繕弗給。倘又加以統軍者律已不嚴。馭

卒無法盜未懾息民已膏膏其爲擾我耕妨我織者
正未有已也欲禾民之不饑不寒胡可得耶饑寒切
身而欲禁其不爲盜又胡可得耶我馮公以詩書之
習擅戎馬之長馭兵恤民講求者素曩在前朝專闔
雲中理屯考最繼又領幕中樞節制有聲今且荷

新朝之寵眷抒侍從之忠猷一蒞其境必惻然念我禾
民兵燹餘生之苦驚心草澤之苦與夫奔命征繕之
苦飲恨驕兵之苦爲之釋其苦而予以甘以仰副
朝廷設鎮安民之意當無所不至將見禾民有不必盡

耕而飽。不必盡蠶而煖者矣。而又何盜之足慮也。故曰。馮公之鎮我禾郡。能爲撫按守令之所欲爲。而不得爲。可爲。

朝廷賀可爲地方賀者。此也。某也敢用此贈行。以當禾民來暮之歌云。

文至文武互用方是經濟

陳百史先生評

送少叅仲趙郝公備兵安徽序

嘗聞歐陽永叔云。漢之政理文章。後世莫及。良以時多通經學古之儒。其名位利祿之念。不動于中。而于墳典丘索。罔弗探其源。涉其流。故其發爲文詞。見于行事。皆炳然可觀。以余觀于仲趙郝公。而竊嘆古今人未始不相及也。郝公爲關中名雋。好古力學。有文章之譽。比及筮仕。而志益奮。業益勤。其居諫垣三載。正直不阿。然未嘗徒以言論博風采。每于出入禁闥之餘。網羅羣籍。搜抉奇句。孜孜不倦。有如饑渴之于

飲食意冲然忘其爲諫垣也。今一旦循例出叅外藩。備兵安徽。在恒情較量于內外勞逸間。未必不快。快志欲而公復處之恬然。向使公之好學未篤。識力未充。當其爲

天子耳目之司。誰能禁其以風采自見。而不至以訐爲直。及其輟侍從。就外僚。則又烏能強之矯情鎮俗。而恬然不異其爲諫垣時也。此非所謂通經學古之儒。舉一切名利祿位之念。毫不動于其中。而能若是耶。茲者江州新安一帶地方。尚蠢蠢未靖。豈武備之或

弛歟。抑文教之不足歟。語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以學有本原。如郝公者。爲之秉憲而專制。我知其治民則惠。馭吏則肅。詰兵則靜。明刑則勅。彼蠢蠢者。有不回心。鄉道而金陵上游。將從此屹若金湯已安在公之政理。文章炳然。可觀。稍遜于兩漢之學者也。哉。嗚呼。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

中見小結前起無一不相應語爲學道人占地步

陳百史先生評

送太守楊君錫之任濟南序

古來循吏之稱見于紀載者莫盛于漢。嘗讀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有曰。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漢之加意二千石若此。宜其多以循吏稱也。當時最著者黃穎川龔渤海。考黃次公爲穎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以寬和爲名。龔少卿爲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兩公治行皆稱第一。云然。則以苛爲察。以刻爲明。非所以撫民。亦非所以。

禦盜也。

今上加意吏治。勅守令親民之官。非三年考滿不得遷。
大哉。

王言逾于漢詔。而小民似尚未曉然知。

上意之寬和。所在盜賊蜂起。亦未得以安之爲勝之之。
法。豈滿漢諸臣中。遂鮮潁川渤海其人。以上應。

勅旨。歟。抑有其人焉。而未與二千石之選。歟。以余觀于
今濟南太守楊君君錫。殆其人也。已君錫係。

朝廷舊人子弟。起家文學。以才望簡授今官。將之任。特。

過余請益。且其所自矢者。誓必潔已愛民。不任左右。不縱兵丁。不畏權勢。務使化盜爲民。斷不逼民爲盜。余曰。君之自矢者。察而不苛。明而不刻。則已盡爲太守之道矣。盡今日所以守濟南之道矣。不負。

朝廷之特爲選擇而使矣。余更何以益君哉。君之往也。但如黃次公之宣布詔令。令民皆知。

上意一本寬和。但如龔少卿之不期于悉捕盜賊。期于計安窮民。則舉東土數十年來。兵燹憔悴之遺黎。一旦與之更生。攘臂揭竿之餘孽。不難盡爲向化。卽古。

良二千石蔑有加焉而余又何以益君哉嗚呼君行矣其慎毋忘今日所自矢則寧獨以之守一郡而有餘也耶余于君更有厚期焉

如此等文直可壽千年矣發金石之聲潤風雲之色不如此文之有聲色也

陳百史先生評

送党大司農致政序

順治九年冬十月大司農于姜党公再疏請告

上許之且

天語褒嘉恩禮優渥一時艷稱盛事于是朝列諸卿士大夫爭爲詩歌文辭相倡和以歎美之有援漢二疏之辭位而去並張其賢者有述韓吏部爲文送楊少尹云古今人未始不相及者又有謂二疏時近古難進易退非甚高行公當習俗競功名之時而飄然遠引比二疏爲尤難者又有謂楊巨源官不過園子司

業卽去不甚關輕重。公保傅大臣。典國計于肇造之
初。兵革未罷。轉餉方殷。

聖天子何如倚毘。而卒不能奪公去志。使今日韓吏部
而在。爲文以寵其行。又不止如楊少尹而已者。若是
乎。居今之世。處公之地。而決志以去。公誠不可及哉。
金子曰。公之不可及。不于其去之日也。于其留之日。
而常懷去之志。不肯隨時俛仰。碌碌苟容。爲不可及
也。先是公爲司寇時。令其子孝廉君構一山居。顏之
曰。意先。有亭有橋有泉有洞。皆以意先名。蓋身未至。

而意已先之。余曾爲公作意先居記。然則公之芥視功名。傲屣富貴。豈在今日耶。故存是意而爲司寇。則必欲爲人主。廣好生之仁。若使峻法以戕命。身可去也。法不可峻也。存是意而爲司農。則必欲爲人主。布愛民之澤。若使損下以益上。身可去也。下不可損也。宜公之司刑。則活人無算。司計。則惠民無窮。倘稍有榮貴利達之心。攫于其中。則惟恐活一人而拂某某。惠一民而拂某某。其徘徊瞻顧。依阿澁忍之狀。且有不。堪。見。聞。者。安能有聲于刑農兩大政間。光明正直。

如。是。其。卓。然。有。古。大。臣。風。哉。故。曰。公。之。不。可。及。不。于。其。去。之。日。也。于。其。留。之。日。而。常。懷。去。之。志。所。以。爲。公。之。不。可。及。也。余。心。儀。公。之。去。而。因。以。自。愧。者。有。三。焉。余。衰。羸。多。疾。遠。不。及。公。精。健。其。去。不。宜。後。而。反。讓。公。先。其。可。愧。者。一。余。雖。時。刻。不。忘。去。志。而。不。能。如。公。以。必。去。之。心。盡。未。去。之。職。其。可。愧。者。二。留。之。日。既。不。如。公。則。雖。幸。而。得。去。求。如。公。之。人。羨。爲。榮。而。內。亦。有。以。自。慊。萬。不。可。得。其。可。愧。者。三。嗚。呼。公。行。矣。其。亦。有。以。處。余。也。哉。

人人議爲案入意先亭爲篇中結構後說到可愧者三正是見公不可及處詳畧變換曲盡古人之法

陳百史先生評

金文通公集卷之三終

金文通公集

卷之三

送党大司農改政序

七